

吉安府志卷七十二

藝文志 下編

狀

元

保舉梅邊先生狀

劉 詵

伏以徵求遺逸幸逢千載之明時薦舉賢良少見一鄉之
公論庶從學校轉達省臺竊見前太學生王炎午身備美
才世推名士其事親也有溫席扇枕之風其廬墓也有寢
苦枕塊之實文詞高古足領袖於儒生武事優通屢削平
於寇難論治體則不愧於賈誼懷義氣則素慕於仲連雖
邱園高蹈之多年而名譽自聞於四境不以應詔是謂蔽
賢為此保結關請申上以備擢用允為相應

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 狀

一

書萬安丞狀

宋 濂

吉安萬安縣有豪民劉仲賢以攘牛殺鄒君瑞父子五人
歷時已久鄒嫗始覺執牒訴諸縣懼不得屍弗錄嫗辭嫗
哭於庭三日縣丞高昌萬鵬舉錄之俄有大蜂五聚丞之
案麾去復至如是者四三丞乃祝曰爾信為鄒之鬼耶明
日再聚吾案如期蜂復集丞猶未之信連與蜂期咸如初
丞乃上馬抵劉舍返覆蹤跡之絕無所有忽見五蜂飛集
竹坡亟令左右具畚鍤劓之四屍藏竹下如生惟孩童屍
未獲蜂復導丞至榆下環繞而悲鳴發之孩體已腐惟其
首獨存獄具斬劉氏市中嗚呼人不得其死附物以報冤

者至如是夫昔余友楊觀尹漢川有蛙鳴躍履畔楊曰汝若有所訴當前我蛙即躍去楊躡其後行二里所見一尸橫焉楊捕逆旅民一鞠即伏方疑無主名檢屍衣得知為湖廣賈人遂伏辜漢川人與予言之予竊以載籍所見固有若斯者是殆未可信也今觀萬安丞事與之正類徵諸人人言不殊其將弗信矣乎因謹書之為世戒

彭九萬妻死寇本末狀

周霆震

至正壬辰紅巾寇禾川省掾陳允中率官民堅守辟九萬行軍鎮撫晝夜勤勞寇方競時九萬馳馬白上官嚴設方畧其配李氏促具食勞軍士氣倍增戰大捷寇退居民安堵婦人倉卒出此亦大奇哉明年十月湖北五溪苗獠詭

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

狀

二

辭助順突入城焚廬舍掠民財倉皇奔竄死者相藉李氏及其子友諒女秀瑛俱被執驅之行不從脅以白刃不動問所求罵曰狗彘吾死吾節斯已矣何求遂母子皆遇害因憶歸附後禾川變起丁丑屠城相傳有趙氏婦抱嬰兒匿州學禮殿北兵搜得強汙之不可死於禮殿之南事定母嬰兒血模糊影留殿堦不滅剗去復存學官述以文立石為後來勸嗟夫節義者人之所敬也彼趙氏得於傳聞士猶稱述懼其泯况李氏名家始戰勝却賊有佐助功卒守節母子同死視趙氏殆將過之夫賢又能歸骨於封鄉之南臺山本末可徵如傳其又可泯邪千載之下猶使人追慕而起敬也余既高李氏之義又重惜九萬厄於天而

至此極故為辭以哀之其辭亡

曾南泉逸事狀

羅洪先

南泉曾公名昂字光表為御史以才名官至福建按察副使坐罷家居能以計已土賊之亂賊本大姓諸佃其酋兄弟數人脅力凶悍嘗陰結死黨掠境外久之為主者所覺恐見除弑主而反自此白晝坐里門恣意屠磔持金帛乞哀乃得免正德己巳七月事也是時太倉玉巖周公廣令吉水有惠政會南贛流賊破城郭順流下將入境吉水故無垣壁市井竄潰周沿門拜留民皆感戀來歸郡中自揀不暇無力他及遠近搖煽賊勢益張公所居竹山湖去賊半里許動息輒聞心患之一日特置酒設巨觥大饗延其

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狀

三

首數人上坐款飲諸酋驚且喜曰小人安得蒙此公詭詐曰吾與若相隣吾家故無有若輩所知惟二女未嫁然資遣疏素不堪用也得容庇何幸諸酋即應聲諾曰大人厚意若此更復何慮鴟子豈食自窩雛耶公佯感激持巨觥起謝諸酋盡醉飽去不復以公為意踰年事稍閒公乘媼友召集暮如白沙微服棹小艇詣縣扣縣門門者曰誰曰曾家通書人門者入報召至衙周見公自來屏左右訝問故公曰事亟矣更不處吾鄉將無噍類公為奈何周曰計將安出公曰賊無多皆挾大家諸佃壯聲勢易制爾乃出袖中小票數十則已區分九團名數與某家某人堪為某團約長及委任點集防禦諸法且曰不如此賊黨不散不

賴明府力主於上少假之權則約長畏禍孰敢出應即應命勢亦不行周瞿然曰是何言公以身家代吾憂敢不盡力乃手印判各票復指案上燭自矢曰此後物議不以任者有如此光公別周衙前潛放艇白沙明日返舍四遣人密召各大姓山中人授一票語之計即日九團各集諸佃自治嘗黨賊者多致死賊勢遂孤稍徙下區五里外於是諸士夫始出就儀賊亦漸除今所傳鄉約公手筆也其後謗騰於朝謂公居鄉專制生殺臺諫將糾論之得周辨解乃已周尋擢御史以直諫謫再起歷江西憲使終刑部左侍郎行業著顯公雖以壽終然竟短後鄉人至今憐之國朝

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狀

四

劉忠愍公死事狀

林有席

前明翰林院侍講劉忠愍公諱球字求樂一字廷振號兩溪吉之安福人以言事得罪其死事散見於公家傳墓銘祠堂記年譜事蹟錄與國史互有同異席廼掇拾諸說狀次成篇俾覽者得詳焉正統八年夏四月雷振奉天殿鳴吻公應詔撰封事約同館鍾公復與偕明日公如鍾鍾已他出妻從屏後大叫謂公自幹事何累他人為公驚走遂獨疏修省十事其二親政務以總權綱言權不可下移時王振方用事公鄉人有欽天監正彭德清者與錦衣衛使馬順各媚事振德清銜公獨不為禮乘間指疏中語激振曰若陰褫公矣振怒欲嫁禍適修撰董璘自求為太常卿

與公疏太常卿必得儒者語相中順迎合振意誣公黨私前後下詔獄就逮時門人路璧與公子鉞在側公解帶及所懸牙牌授曰為我還朝廷今日庶無負也鉞自西掖扶服從止之曰爾第學為好人成吾志從死何為吾死分也既出朝厲聲數振過惡曰我今得死所矣他日誤國家大事者必爾奸人也振怒益甚百計置公慘刑外罔聞知迺以隻雞求信獄吏暮以鷄出體赤明日鷄進皮肉消削殆盡骨碎裂出又明日鷄進不復出公受刑類是先是有小校本盧氏人年少俊美往來耿公九疇家復昵於順二十一日變作順先一夕密語小校今夜當早來至期攜小校懷刃推監門入公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何

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

狀

五

得擅殺我小校揮刃斷公頸流血被體屹立不為動順走前以靴踢倒支解之裹以蒲包埋衛後空處公既授命振遣校尉私行遍京城公邸舍前後布列尤密將盡索公門生故舊大興黨獄以滅口璘在獄與公同卧既私匿公血裙家人猶不知公之喪也二十五日乃密以歸又二日始發喪方小校迫順勢斃公已而知公忠臣遂見耿吐實自恚死公所約同館鍾某未數日亦暴卒其妻大慟曰果爾曷若與劉侍講公同死耶子同知故後十二年以諫復儲事繼公祀郡忠節祠席於是喟然而嘆曰振順輩無論已彼彭德清者何人乃至以不為禮內訐耶君子是以惡始之者也嗚乎公之集義養氣可謂浩然獨往獨來於天地

間矣獨鍾公以一轉念不得與巡遠爭烈猶賴有子以伸其隱憾焉然則死有重於泰山亦有輕於鴻毛其以是也夫其不可不慎也夫

祭文

宋

祭歐陽文忠公文

王安石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况乎天理之冥冥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以學術之精微故形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恠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

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

祭文

六

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返感世路之嶇崎雖屯遭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有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為涕泣而歔歔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

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蘇軾

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著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為譬如大川喬嶽雖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庇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為異端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為無與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時譬如深山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鱗鱓而號狐狸昔公之未用也天下以為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為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

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

祭文

七

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悵然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

有宋死孝毛子仁哀辭

楊萬里

子仁諱洵吉之吉水人也年十九第進士年二十六中拔萃制科杜祁公有詩美之其文集亦有詩寄歐陽公父母之喪廬墓死焉時年三十二天子賻之粟帛以旌其孝書

在國史後百有餘歲邑人楊萬里讀其文集作辭以哀之其辭曰

灝穹睠宋方邇隆些篤生仁皇實叡聰些二堯兩舜復時雍些杜韓富范再夔龍些魏蕩奮熙起丕功些歐陽伯仲軻與雄些雲昭漢回炳文風些麟在靈囿鳳在桐些金芝傳車朱草叢些懸藜結綠初紫宮些靈蛇照乘王府克些大江之西文江東些毛伯苗裔河嶽鍾些三辰五緯韞心胸些如漢賈生與終童些年未弱冠收科崇些連收制科天動容些玉映漢臺驚羣公些棄官如泥子職茶些死孝倚廬神明通些文行有煒垂無窮些與宋一經相始終些凍黎百年養萬鍾些草腐菌朽花實空些有如子者蔚岱

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

祭文

八

嵩些

祭奠之文原可不登然歐陽文忠公為吉州鄉賢之魁亦天下古今之大人物也當卒頽時朝士大夫奠公之文名作如林僉推王荊公作為第一而蘇文忠公次之且亦八家文中所共選也不可不亟登之其他關於忠孝節義之大如楊文節之哀死孝毛子仁王鼎翁之生祭文信國公讀之尤足以激發後學之性天志中所採多類此謹發其凡於此

祭周益公文

陸游

某紹興庚辰始至行在見公於途欣然傾蓋得居連牆日接嘉話每一相從脫帽褫帶從容笑語輸寫肝肺鄰家借

死堯舉讀之流涕相與謄錄數十本自贛至洪於驛途水舖山牆店壁貼之冀丞相經從一見雖不自揣量亦求不負此心耳堯舉名應鳳黃甲科第授建康軍判簽與其兄堯咨文章超卓為安成名士

維年月日里學生舊太學觀化齋生王鼎翁謹採西山之薇酌汨羅之水哭祭於丞相文山先生未死之靈而言曰嗚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鄒魯科甲郊祁斯文不朽可死喪父受公卿俎奠之榮奉母極東南迎養之樂為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可死仗義勤王使命不辱不負所學可死華元踉蹌子胥脫走丞相自叙幾死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今鞠躬盡瘁

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 祭文

十

則諸葛矣保捍閩廣則田單即墨矣倡義勇出則顏平原申包胥矣雖舉事卒無所成而大節已無愧所欠一死耳奈何再執涉月踰時就義寂寥論者驚惜豈丞相尚欲脫去耶尚欲有為耶或以不屈為心而以不死為事耶抑舊主尚在不忍棄捐耶果欲脫去耶夫伏橋於厠舍之後投筑於日暉之餘於是希再縱求再生則二子為不知矣尚欲有所為耶識時務者在俊傑昔以東南全勢不能解襄樊之圍今以亡國一夫而欲抗天下况趙孤蹈海楚懷入關商非前日之頑周無未獻之地南北之勢既合天人之際可知彼齊廢齊興楚亡楚復皆兩國相當之勢而國君大臣固無恙耳今事勢無可為而國君大臣皆為執矣臣

子之於君父臨大節決大難事可為則屈意忍死以就義必不幸則仗義以明分故身執則勇於就義當以杲卿張巡諸子為正李陵降矣而曰欲有為且思刎頸以見志其言誠偽既不可知况刑拘勢禁不及為者十常八九惟不刎刎豈足以見志向使李陵降後死他故則頸且不及刎志何自明哉丞相之不為陵不待知者而信奈何慷慨遲回日久月積志消氣餒不陵亦陵豈不惜哉欲不屈而不死耶惟蘇子卿可漢室方隆子卿使耳非有興復事也非有抗師讐也丞相何俟降與死當有分矣李光弼討史思明方戰納刃於靴曰夫戰危事也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一不利當自刎李存勗伐梁梁帝朱友貞謂近臣皇甫

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

祭文

十一

麟曰晉吾世讐也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麟於是哀泣進刀於帝而亦自刎今丞相以三公之位兼睚眦之讐投機明辨豈堪在李光弼朱友貞之下乎屈且不保况不屈乎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矣自死者義也死於勢死於人以怒罵為烈死於怒罵則肝腦腎腸有不忍言者矣雖鑊湯刀鋸烈士不辭苟可就義以歸全豈不因忠而成孝事在目睫丞相何所俟乎以舊主尚在未忍棄捐耶李昇纂楊行密之業遷其子孫於海陵嚴兵守之至男女自為匹偶然猶得不死周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李昇驚疑盡殺其族夫撫安本以為德而反速禍幾微一失可不懼哉蜀王衍既歸唐莊宗發三辰之誓全其宗族

未幾信伶人景進之計衍族盡誅幾微之倚伏可不畏哉夫以趙祖之遇降主天固巧於報施然建共暫處皓坐苟安舊主正坐於危疑羈臣猶事於骯髒而聲氣所逼猜嫌必生豈無李昇之疑或有景進之計則丞相於舊主不足為情而反為害矣鼎翁丞相鄉之晚進士也前成均之弟子員也進而父沒退而國亡生雖愧陳東報汴之忠死不效陸機入洛之耻丞相起兵次鄉國時有少年狂子持斐牘叫軍門丞相察其憂憤而進之憐其親老而退之非僕也耶痛惟千載之事既負於前一得之愚敢默於後啓手啓足非曾參乎得正而斃乃取童子之一言血指慷慨非南八乎抗義遲回終待張巡之一呼進薄昭之素服先元

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

祭文

十二

亮之挽歌願與丞相商之廬陵非丞相父母邦乎趙太祖語孟昶母曰勿戚戚行遣汝歸蜀昶母曰妾太原人願歸太原不願歸蜀契丹遷晉出帝及李太后安太妃於建州太后疾亟謂帝曰我死焚骨送范陽佛寺毋使我為虜地鬼也安太妃臨卒亦謂帝曰當焚我為灰向南颺之庶幾遺魂得返中國也彼婦人彼國后一死一生尚眷眷故鄉不忍飄棄仇讐外國况忠臣義士乎人七日不穀則斃自梅嶺以出縱不得留漢廐而從田橫亦當吐周粟而友孤竹至父母邦而首邱焉廬陵盛矣科目尊矣丞相忠烈合為一傳舊主得老死於降邸宋亡而趙不絕矣不然或拘囚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瓜蒂噴鼻死溺死畏死排牆

死盜賊死毒蛇死猛虎死輕一死於鴻毛虧一簣於泰山
而或貽舊主憂縱不斷趙盾之殺君亦將悔伯仁之由我
則鑄錯已無鐵噬臍寧有口乎嗚呼一節四忠待公而六
為位其間聞訃則哭

望祭文丞相文

相國文公再被執時予嘗為文生祭之已而吉水張千
載宏毅自燕山持丞相髮與齒歸嗚呼丞相既得死矣
謹痛哭望奠再致一言

嗚呼扶顛持危文山諸葛相國雖同而公死節倡義舉勇
文山張巡殺身不異而公秉鈞名相烈士合為一傳三千
年間人不兩見事謬身執義當勇決祭公速公童子易簣

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

祭文

十三

何知天意佑忠憐才留公一死易水金臺乘氣捐軀壯士
其或久而不易雪松霜柏嗟哉文山山高水深難回者天
不負者心常山之舌侍中之血日月韜光山河改色生為
名臣沒為列星不然勁氣為風為霆干將莫邪或寄良冶
出世則神入土不化今夕何夕斗轉河斜中有光芒非公
也耶

生祭文丞相信國公文

王幼孫

通志內載其友文丞相兵敗被執歸過廬陵謁於驛舍
為文祭之期以必死辭氣慷慨左右嗚咽不能仰視
嗚呼人皆貪生公死如歸人為公悲我為公祈我知公心
豈此而止而至於此則又何俟方其從容人已或訾我知

公心感慨易耳山嶽崔嵬有時忽頽滄溟浩發有時忽竭
月胡而虧日胡而昞理數至此天地無策公心烈烈上陋
千古謂山可平謂天可補奮身直前努力撐持千周萬折
千苦萬苦初何所為以教臣忠策名委質視此高風我與
公友衮衣裘褐我安南畝公盡臣節此心則同所處則異
幸公未著可以無媿昭昭青史垂法將來彼徒生者尚何
為哉

祭文丞相信國公歸葬文

嗚呼幼孫獨不得從公而俱死耶始初建議委曲遷避惟
期純忱恪盡所事人皆議其為非而終也竟莫移其一是
及其寄聲小村貽書禾川謄詩嶺海之南猶欲收斂以俟

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

祭文

十四

靜密而觀人又議其為迂愚苟便而終也竟莫強其所難
嗚呼前言如夢不幸而中予方衰經里閨震動君親危亡
感發悲慟毀幾滅性豈敢求用當途宛轉乃欲共濟既無
可為乃復苦塊忽焉風傳謂大索客遁藏苟免孰不惕忽
幼孫嶷嶷為綱常計士誰不死死死以知己昔遠闕廷不及
死君今也狗義出入於門於是大揭所授之職銜不易所
服之衣冠徧告朋友徧語百官吾實為公之門下客而不
可遁者也至於誤傳仙去設位而致祭繼聞舟過追餞而
悲歌貴弟入燕而請委是皆欲以身從公遊於泉下而靡
恤其他者也嗚呼幼孫獨不得從公而俱死耶嗚呼公死
何憾予生何心尚憶昔者小村之行也傾瀝血忱但願至

性始終純誠後會公觀見謂此語但必上聞嗚呼今公一死彌久彌光卓然君臣之義屹立萬世之防所存者千萬所損者毫芒既得正以斯斃縱萬磔其何傷嗚呼幼孫獨不得從公而俱死耶憶從山間語常夜闌因及死生愚謂形有成毀神無變遷東生西沒如彼火傳此義已出義文之神易豈可謂始於釋者之異端公則曰否亦既死後霍然無有絕筆流聞乃若於吾言而有取今公之形體死矣其靈明果何如耶豈超鴻蒙騎日月而尚顧乎故都耶倘其然古人締交死生何間道義千古榮名夜旦予猶麗於有形而未得與俱遊乎汗漫倘身心之有愧尚其賜迷途一呼沉痾之鍼砭也嗚呼痛哉

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 祭文

十五

元

祭王梅邊文

劉 詵

嗚呼孰不事親而公能甘旨盡歡如曾參閔子之以孝傳孰不居喪而公能苦塊飭粥如王裒徐積之廬阡其為兄弟也如連璧奇木千載而不分其從氣類也如長風健翮而縱高騫其用武則力足以任鄉里之保障藝足以與平原野之橐鞬其為文則精者出寶劍於千鍊粹者縱春濤於百川賴以排難者以之為壺於中流待以舉火者以之為穀於凶年聞其辯者疑其為戰國之處士見其粹者疑其為山澤之臞仙人方縱侈公胡為淡服而蔬食人皆行樂公胡為晝忘食而夜忘眠蓋其可知者已見於斯世之

公論而不可知者雖吾亦不敢以妄言嗚呼公年不躋於上壽而凶傲或至於耆耄公位僅發於六館而貪狡常一日而貂蟬生材傑而不見用於天下吾亦不知彼蒼之曷為其然詵少而聞名晚始相識雖十五年之未多貴情好於一日每暫離而即書常少會而恐失談何微而不窮辯何異而不一非悠悠之論交觀勢利以疎密公昔初疾吾往候公公喜我至剪燭夜中後聞就安每報即喜於公何益心則如此三月欲盡報公在門兩車淋漓握手忘言蓋入城未就乎賢子之養而先急于朋友之共論慨此意之迂濶會不旬浹而公貌之不可復覩公有令子雖死不亡獨風流之永絕增鄉國之盡傷公魂何之公樞返鄉倘斯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

祭文

十六

文之足慰尚彷彿於一觴

明

弔忠文

宋 濂

弔忠文者為豫章新吳黃君翊作也夫人臣盡忠事君之常經也忠其可弔乎使忠可弔則世之不忠者可有憾焉矣黃君字孟翔翊其名也通春秋工於屬文每以奕葉為儒錚錚思自見會進士科罷去作江西部使者屬亡何又棄去司計廬陵學宮滿一考冀可循例補校官廷議改法以錢粟吏不可為人師更辟大府掾君不得已受事廬陵郡君性剛勁不可回撓事礙於法輒抱案厯階而升摘其語與上官議反覆相鈎連上官怒斥之屹立不少動已而

卒如君言安成土豪暴甚州縣畏之如鬼一旦殺人上下相目莫敢逮同列嫌君木強嗾君行豪樹柵自固君命拔去抵其門惡少年數十執刃譁而出君叱曰爾欲反耶少年曰反則不反汝足稍前即剗汝腸矣君曰汝主殺人何與爾事顧乃同族滅耶少年色動君挺身呼而入曰爾即殺我爾即殺我少年皆投刃走君趨坐堂上索豪豪知事急出見君求解且誘以重賂君陽諾之與俱來寘諸法人見君咸戟手指曰此健吏不可犯也至正壬辰大盜起蘄黃將及郡郡二千石與官屬皆雲鳥逝君獨止孔子廟堂盜獲之知其為府掾強之仕使行官書君罵曰死狗奴我死即死其能官於賊邪盜怒反接於樹厯一日意其自悔

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

祭文

十七

抽刀礪頸曰從則祿汝不從則血浣吾刀矣君大罵愈於初賊斫首而去嗚呼事君竭忠固當以死繼之然亦視其位何如耳當是時統制閩外者宜死之專城而居者宜死之荷戈禦侮者宜死之然皆未嘗死君以一府掾之微可以不死也即不死物議當不及乃能瞋目詈賊視死如歸使其當前三者之任其激揚奮厲足以有為可知矣此不為而彼為之悲夫君之子載以文學擢第奉常間拜余泣道君事請為文然君之死孰不以為忠至其從容就義則鮮有察其詳者余因造文一首託之楚聲纏綿悲愴以白君之情君雖在九泉必當以余為知己使世之不忠者讀焉其亦有所愧夫君之友廬陵蕭彞翁鄉貢進士也叅謀

軍事於省府偽漢陷廬陵赴井死婦弟同縣鄧椿為臨江府吏臨江陷椿集廬陵義軍千百濟以舟偕萬夫長楊獻等與賊大戰城下二日兵潰投江死其志與君同俱人傑也法宜牽聯得書

文曰素委質以事君兮秉忠貞而不隳斯天經與地義兮位無間於尊卑當海嶽之塵霾兮鼓殺氣於干戈譬巨瀕之失防兮泛搖搖之大波悲何山之不懷兮復何陵之不襄舞魚龍而跳岡象兮孰舉手以闕其狂倚長劍於天外兮豈余力有不任瞻九關之莫通兮誰屬子以三軍矧秘計之屢出兮復掩耳而不予聽婦人難與圖謀兮徒有淚以沾膺慟哭而叩蒼昊兮予俛俛而安之或危蹙而無所

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 祭文

六

騁兮徒誓死以為期何妖氛之日熾兮絳帕首而狂呼冠切雲而佩蔥珩兮棄堅城而長逋予雖賤為府史兮頗嘗與於祿食縱斗粟其亦君恩兮敢曰職卑而莫恤毀車殺馬而遐逝兮人孰得而非予君有急而臣背去兮其自揆為馬如彼王燭本齊民兮雖君祿有不享尚一死以報君兮植後世之大防况予結髮而好修兮聞聖謨於父師臨難而求苟免兮寧禽獸而鬚眉予豈異夫人人兮甘惡生而樂死惟殺身以成仁兮免君子之所鄙望巍煌之宮牆兮實宣尼之祕祠亟攝衣以從之兮依嘉樹之參差中心皎如白日兮即萬死其奚惜與淵騫游於地下兮亦予情之深懌瞋目而詈賊兮經百折而弗變卒從容以就義兮

誠遺言之堪踐爾死固若傷天兮凜萬世而猶生較喪節
而久存兮歷百齡其何榮吾知爾精魄之攸化兮下醴泉
而上卿雲之二物固為休禎兮豈爾心之所訴必震盪為
風霆兮叱列缺以施鞭殛不忠而為齏粉兮使天威之昭
宣嗟鄧蕭之二生兮眼見義而不見水宜與爾為三忠兮
享百世之明祀悼余生之蹇運兮力不足以振之悲風瀟
瀟而四來兮謾含哀而嗽辭

溪園周先生哀辭

并序

周忱

先生予鄉之先達也其德行之純正足以執世而範俗
其議論之英發足以破愚而警懦其淵深宏博之學清
楚俊邁之文英才之蒙其教育者既以沾溉膏馥而皆

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

祭文

十九

底於有成四方人士得其詩文者莫不傳播而膾炙於
口况其冲情遠意瀟灑出塵重義踰邱山輕利若鴻毛
居官務恬退而不樂於奔競處家從儉約而不為妻子
明日計此予之知先生者其可謂博學醇德之君子乎
先生司訓廬陵時予為弟子員居郡學辱不鄙棄而以
忘年納交焉予之從事舉子業得以濫叨科目者先生
之指授居多後先生在黃岡在秘閣在姑蘇往來二京
未嘗不相見見則傾情倒意談論終日使予鄙吝之心
頓除嗚呼今先生已矣九原不可作矣予安得而不哀
之乎乃為辭以寓意辭曰

夫何有姬之苗裔兮抱姱節而好修服荃芷以為佩兮剡

木蘭以為舟風進步於伊洛兮窺洙泗之源流惟坤儀之
與圓象兮恆仰觀而俯搜出遠古以談元兮志不忘乎伊
周絢雲錦以擒辭兮攀韓歐以為儔典侯類而三仕兮持
教鐸而周遊紛桃李之在門兮咸學克而才優友羣賢於
東觀兮啟中秘而校讐羗文衡之屢典兮播芳譽於遐陬
胡溘焉而遽殞兮歸旅櫬於荒邱雖鳳毛之軒舉兮衍餘
慶之悠悠奈後生之悵悵兮慨儀刑之莫求繫感恩而懷
義兮孰知予之心憂評曰先生之風表茲世兮胡不百齡
忽殞棄兮積厚未施昌其裔兮德音不忘流千禩兮銜哀
灑泣傷不可既兮

啟葬父太僕劉公祭文

女淑

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 祭文

二十

嗚呼忠臣無肢體之慮女子鮮緩急之宜兒每誦斯語慙
焉感涕以為大有似於吾父似於兒之事吾父也父以剛
烈受璫禍於時兒從母京師雖僅七齡父之慘兒實親覲
也嗚呼痛哉兒雖女子亦嘗側聞古今事陳蕃竇武亦罹
閹獄范滂李膺駢死黃門即昭代諸賢或碎首瑾廷或濺
血魏手者有矣然未有鍛鍊甚厲拷訊越法生備囊頭糊
口之酷死為冷壑荒溝之醜如吾父之慘也憶斯之際母
女咫尺懸若萬里徃戶淒淒冥城非僭獄吏狴狴獰魍猶
慈天路高邈誰為昭雪生平知交握手閉戶而已兒之母
瀝血請代而奸臣欺罔天聽不能仰達遂致吾父烈烈孤
忠竟從龍逢比干於地下矣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先帝寔

除元慝首憐父忠詔諭祭葬吾母艱苦萬里奉櫬南還乃得停柩卧側昕夕哭臨不謂逗延歲月屢失定期遂至二十餘年之久耳嗚呼父有子兒之兄也嘗欲哭寃輦下請君恩以慰父於一坏不幸兄早世而事寢父有壻兒之夫也亦嘗欲繼兄之志慰我父於一坏不幸壻亦早世而事又寢十載之間兒以寂寂嫠閨奉老母撫幼孤棲遲壻宅百難叢攻每當火改清明錢飛秋霜之際獨念吾父遺骸冷落廝舍悽蔽荒藤松楸奚望木主未安此心此臆寸寸欲斷兒於斯時蓋欲葬父而不能也屬者宗社弗戒九服染塵窮谷深猨之內兵燹日尋或言急葬父柩以避不虞然大江以南幾無一片淨地兒於斯時又欲葬父而不忍

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

祭文

三

也兒嘗傷心喪亂寒幃獨泣思吾父生平耿耿為國其吞敵翦賊之志必不灰於九原是乃揮珥鬻鈿佐義旅一朝之餉亦用告於天下忠臣義士曰吾父之志云爾豈料奸臣不察蝸威忽逞兒自誓一死但以吾父未寔之骨拳拳囑老母耳既又藉父之靈得全身遠害流離瑣尾以至今日幸際新天子重光兒之葬父此其時矣諏吉筮兆執紼引棺以祔父於先人之壠父其許我乎嗚呼無肉魚葬有骨犬銜父寧有身後慮者獨兒不孝上不能效緹縈一疏次不得表壘白片石下又不能哀毀成禮以終父大事緩急無宜然矣然矣尚何言哉兒半生哀憤無所自容今幸得安父靈更無復人世想惟忠魂赫赫啟迪後人使兄之

子與兒之子皆得早自成立則兄壻未鬯之志或終有可待也嗚呼血泪可枯沈痛靡竭二十餘載有如一日幽顯異路於茲重訣嗚呼哀哉尚饗

謁文丞相祠文

胡儼

大厦兮既顛豈一木兮能全惟夫子兮遑遑冀不負兮所天天茫茫兮曷訊彼覆餗兮何心志侘傺兮不白泪浪浪兮盈襟脫虎口兮危疑嗟中道兮失路何風塵兮瀕洞心抑鬱兮誰訴乘桴兮浮海波漫漫兮汪洋渺靈修於何許雲冥冥兮山蒼蒼舉旗兮空坑期王室兮再匡忽虎豹兮克斥嗟赤子兮流亡朱崖兮景從義旅兮奮張何時運兮迫阨肆披猖兮見繫矢死兮勿渝哀夷齊兮不食拘囚兮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

祭文

三

累累慷慨兮陳詞從容兮就義日慘慘兮風悲遺祠乎黷宮儼肅肅兮令容神逍遙兮八極騷白螭兮駕龍流耿光兮天地與造化兮焉窮

祭太宰整菴羅文莊公文

羅洪先

曰嗚呼自少有聞慕公如渴知公為稀未知所學為之慕者卓行清辭及見公書而始仰思公之立言不矯不苟內得之心不啻出口儒佛之辨本心與天天有定理而心幻焉以幻為心其用易肆推原於天小心勿貳故公之行孝友是先作止語默無敢弗虔榮辱早捐薄俗永絕位在冢宰年幾大耄四方望公如郊見麟比接顏色退然恂恂天子敬公歲時問勞矜式國人咸賴有造譬彼一家外傳之

嚴雖無厲色子弟具瞻又如適途為指迷者行雖由人覺
在言下人方依公而公遽遐公能自全如後進何不肖見
公公不余棄言雖不煩意獨已至出入以節車服以時小
物必戒終身可師使以類推歸於一是期成此身為報德
地聞公之訃索然喪神孰謂今世復得斯人東芻之哀阻
於多故忽越歲年中心如負先茲陳奠且瀆公靈愛而不
弛尚牖其明嗚呼尚饗

國朝

張簣山先生誄

李振裕

哲人云亡邦國殄瘁世貪外榮公耽內視不貳不欺始終
仁義精誠悟主正笏垂紳文章理學規矩天民巍巍正學
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 誄

三

蹇蹇良臣遯迹窮巖手闢絕壑荷鋤著書不為世縛三聘
就徵峻骨稜稜天語諄復臣病未能嗚呼先生命止斯邪
斯文之喪吾道之嗟直聲在朝清標映骨志完瑩中爭光
日月公今歸窆文山之鄉耿耿大節山高水長維予小子
有志研討不揣惛愚從公學道追隨禁近適遘親喪公撫
予慟有淚浪浪接丁大故手製誄辭哀哀父母公同我悲
公勤補衮名震巖廊

天子曰直孰謂我狂既蹶再起

一人知之予送公行南浦之湄伏疴聞訃別始及暮櫬歸
里門予赴闕下哭未憑棺送未及野感公知己學道無成
追憶訓言聲淚俱傾臨風寄奠抒寫生平

跋後

宋

跋顏魯公淨居寺題名後

歐陽脩

右淨居寺題名唐顏真卿題按唐書紀傳真卿當代宗時為檢校刑部尚書為宰相元載所惡坐論祭器不修為誹謗貶硤州員外別駕撫州湖州刺史載誅復為刑部尚書而此題名云永泰二年真卿以罪佐吉州與史不同據真卿湖州放生池碑陰所序云貶硤州旬餘再貶吉州蓋真卿未嘗至硤遂貶吉而史書但記初貶書於紀傳耳真卿大歷三年始移撫州當遊淨居時猶在吉也

跋歐陽文忠公廬山高詩

黃庭堅

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 跋

三

劉公中剛而外和忍窮如鐵石其所不顧萬夫不能回其首也家居四十年不談時事賓客造門必置酒終日其言疊疊似教似諫依於莊周淨名之間年八十而耳目聰明行不扶持蓋不得於彼而得於此也若廬山之美既備於歐陽文忠公之詩中朝士大夫讀之慨然欲稅塵駕少揖其清曠而無由而公獨安樂於四十年起居飲食於廬山之下沒而名配此山以不磨滅碌碌而得志願者視公何如哉

鷺洲書院記跋

謝枋得

廬陵郡屬邑泰和有龍洲前邑宰愛其勝壘石為基創為書院大丞相文忠周公記之或謂文忠曰邑有學矣非贅

乎文忠曰三代盛時自王畿建於六鄉六遂為學者二為序者十一為庠者三百諸侯三鄉三遂庠序嘗半之家塾猶未論泰和子男邦也畧考圖籍浮圖之居百區老子之宮亦十五區而額存屋廢者不與焉歐陽公著本論謂三代之民不從事田畝則從事禮樂不在其家則在庠序是以王者之政明聖人之教行雖有佛老無自而入今也昔之庠序皆轉而為寺觀何不疑於彼而疑於此也是邦先賢所以主張學校如此白鷺之於龍洲同一章貢水也周文忠公即世四十有八年而有書院於此書院之與郡庠相望一水設謂教化有不切能不以贅目之雖然由文忠之說則吾邦雖復數書院猶以為不足也

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

跋

三五

跋李景春紹興萬言書

文天祥

吾鄉布衣李君景春上書於紹興累萬言盡疏閭閻隱微之故可謂知無不言矣厥亦惟我高宗皇帝仁厚惻怛勤求民瘼是以旁通下情庶幾古者詢於芻蕘之遺意凡我有官君子暨於國人式克於勸讀君之言當時州縣間可嗟嘆者如此今去之百餘年孰知又有過於君所觀者識者於此又重為世道感元

跋胡剛簡公奏橐

吳澄

宋三百年權姦之誤國亡國者五初亡以蔡後亡以賈開禧之敗去亡無幾紹興寶慶雖未有亡國之禍然挾敵勢

貪天功誣上行私使不得盡為臣為子為弟之道則二凶之惡殆浮於三凶當是時以小臣而敢於言國家之大事以扶天地之常經者廬陵二胡公也忠簡公憤激烈驚悚一世剛簡援引故實敷陳倫理明白懇切不為危辭又不抵牾時宰而貽書以感動之忠簡之言似賈誼剛簡之言似陸贄二公知愛君而不敢愛其身一也夫人臣之告君冀其悟爾豈欲觸其怒哉夫子之請討陳恆也所以告其君大夫嚴正而不迫如此後之忠君徇國者其尚有味於吾言

明

題文天祥手帖

宋 濂

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

跋

三

余嘗見文山公與黃伯正手帖云贛州大姓起義旅相從者如歐陽冠侯等凡二十三家史多不載其名今莫可攷矣寧都陳蒲塘父子亦二十三家之一乃因從子景茂請銘於公答書僅存而其氏名因藉以弗泯不亦幸哉觀公與言宿昔為之哽涕之言則其有感於蒲塘者深矣

題文履善手帖後

右少保文信公手帖知贛州日六月所發公自為賈師憲所忌咸淳壬申即援錢若水例上休致之請明年癸酉紹陵特起公提點湖南刑獄又明年甲戌改知贛州公年始三十有九爾知贛僅踰年當德祐乙亥之秋即帥勤王之師來赴臨安所謂六月正甲戌之六月也後一年丙子宋

亡又二年戊寅公在潮為王惟義所執又四年壬午公以忠死於燕則至元十九年也距作此帖時蓋九閱寒暑矣丙申春客有以悅生堂蘭亭本求跋者上有師憲題記余因斥去不暇顧未幾胡君忽出此卷相示再拜啟觀恍若見寶玉大弓於先王之世諦玩不能釋手於戲善惡之在人心其不可磨滅者如此雖千萬世不易也深可畏哉

題周益公所藏歐陽公遺墨後

歐陽公譜圖序作於至和二年乙未後一百三十一年平園周益公得公所具檢稿一段并嘉祐八年癸卯夜宿中書東閣詩八句聯為一卷詩陰有中書所錄裕陵出閣親揮兩行亦不棄去而附見之且各於其左而識以中書省

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

跋

三

印者三卷首又識以益國之章其慎重之意至矣平園與公皆廬陵人故平生所敬慕者於公為尤切文學政事皆欲並之非止寶其字畫而已也其後奉常質行定名與公同謚文忠可謂能遂其志者矣然平園題此卷時乃淳熙十二年乙巳方秉政樞庭至十四年丁未之二月始登右揆其借用中書之印當在此時蓋宋世雖得以官印識私藏若非親蒞其官則亦不敢僭用之也若論其封爵則自十五年戊申因明堂加恩初封濟國公十六年己酉正月進左揆再封許國三月拜少保又更封益國其封益國乃在題卷五年之後卷首之章必後來追而識之也今詩及譜圖序竝見居士集十三卷與六十二卷中其文皆同惟

詩改空作徒為稍異爾裕陵為光國公時名仲鍼又賜名
頊乃加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而封王矣其事正在公東
閣賦詩之年九月辛亥平園之題實與史合或人弗之察
著為文辭謂為十月者其誤多矣金華宋濂再拜謹記

書山谷黃太史題醒心詩後

劉崧

右山谷黃太史題醒心軒絕句也軒舊在西昌慈恩寺天
王院之修竹間其以醒心名之者太史也太史以宋元豐
中來宰是邑暇日往往探竒幽翛然以自嬉於塵埃之外
若聽泉觀山寄情快閣賦東禪之息軒題石臺之雙清皆
其一時陶情寄興之所及至於豁然開視屬望夫禪門之
切至則未有若醒心軒之云云者也於是去之三百年矣

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

跋

三

顧其山水之高深者今猶昔也而亭臺之勝觀與夫碑版
之煥爛者已忽焉如飄風挾電之不可復見矣則夫盛衰
興廢相乘之機又豈不係乎人與其時哉有本彰字洞然
者故儒家梁氏子蚤從雲山上人學佛於天王者幾二十
年遭亂去游江淮間會天下清平得主倡導於南京之開
善寺以余為鄉人也一日慨然以告曰余遊方數千里外
其不能久有故山之迹也審矣念昔太史之留題於醒心
也先師嘗口授而耳熟之故不忘於心然余猶懼其久而
或泯也幸得錄而傳之將持歸刻於山中以無忘前聞人
可乎嗟夫太史文章之在天下計是詩者何啻太倉之一
稊米而其所以不泯者固非直遊戲之嘲吟而已也余惟

嘉洞然之生也後而懷賢嗣先之意有超然出於宗法契
悟之外者庶幾乎能不負太史之期待者矣故不辭而為
之大書太史詩於前復識其說於左俾方來者有所觀感
焉

跋文丞相書集杜感興絕句

按丞相當宋亡之三年始被執留燕獄五年而就義又後
九十三年為大明洪武七年余司臬北平思訪文丞相當
日事罕有能言者蓋遺老盡矣每追想高風偉烈而不可
見既則會大興縣立祠學宮以昭明時崇建之令與且以
示風厲焉一日北山上人示以丞相所書嵯峨閭門北集
杜感興絕句一首凡二十有八字復摹公像於左方裝潢

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

跋

三九

成軸請有以識之憶余三十年前嘗過郡城於鄧侍郎孫
謙所見丞相所書集杜全卷一百首迨癸巳歲又獲觀行
書小軸於里中康宗武氏乃丞相書以寄其舅氏曾君天
錫者近丙午歲又獲見草書大冊五十首於廬陵曠氏其
卷帙大小長短率不等意當時丞相所書若是者類非一
本然皆自北而南故大江以西士大夫之寶藏居多由兵
興以來其存亡有無不可知今北山所藏直百一之僅存
者也其指意雖不可考知而筆勢頓挫勁拔如龍跳虎躍
不可玩狎視余前所見數本又加大而特異是豈可以其
不完而病之哉譬之神珠元璧遺落人間不必連琲盈握
而光價克溢自不可少而或者以為所寫遺像傳遠失真

乃欲毫髮而較之則難矣今夫鳳凰麒麟世之人未必皆識也而見其圖像者莫不快覩以為希世之奇瑞而不敢以異之傳有之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嗚呼欲知丞相者慎毋但求之聲音笑貌間而已哉北山廬陵人年幾七十矣其敦行尚義蓋有自云

題劉崧官誥後

陳謨

媿友劉崧子高有令子士鴻以其先君子前後所授官誥及所贈身後卹典與主上親為祭文錄以成軸而介予識其後始子高以人材起洪武三年授兵部職方郎中六年授北平按察副使既而奸臣弄法坐違制得釋放還家及權奸伏誅奉敕符取到十三年除禮部侍郎尋以人神有

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 跋

三

變特命致仕十四年復起授國子司業尋卒令有司備禮棺殯命奉御唐壽以牲醴致祭焉嗚呼使子高幸而以職方歿憲副歿可以為卒官未可為卒壽使子高不幸而歿放還田里之時可以為卒壽未可為卒官今也一起於權奸誅鋤之後而有侍郎之除再起於特命致仕之後而有司業之召雖司業不席煖而褒卹祭奠眷賚彌厚在當時為難得在西昌則一人而已謹題其後以歸士鴻寶藏之

恭題仁宗皇帝賜侍讀梁潛詩後

王直

右重陽冬至日二詩賜翰林侍讀梁潛者皆仁宗皇帝御製永樂十五年太宗皇帝復巡幸北京仁宗皇帝在東宮監國今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臣楊士奇時為

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左諭德臣潛亦兼右春坊右贊善皆留輔導仁宗皇帝緝熙聖學道德日新而尤篤意文事臣潛忠亮清謹學問該博而文辭雅正所言多契於上心上深重焉二詩是同時賜者皆上所自書觀詩之所云則知臣潛之所受賜不苟然也明年臣潛坐累赴北京以卒而諸子不在側於是二詩皆失之雲漢之章奎璧之文必有所麗終不渝晦然梁氏之子孫與凡知梁氏者皆深惜焉今臣潛之子彜會試來北京記憶聖製求吏部郎中程南雲繕寫成卷俾臣直識一言臣謂孔子作春秋以寓王法百世之下不必見其書凡今之所予者莫不以為榮今宸翰雖逸而睿詞具在所以寵嘉梁氏而貴飾之者豈有窮哉梁氏子孫尚永寶之

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

跋

三

書劉忠愍公遺翰後

薛瑄

劉忠愍公與余為辛丑進士正統四年余僉憲山東至京師公時為講官留余飲具論兵事將有後來之患又二年為正統六年余召為大理少卿又二年為正統八年公上疏言十事其一即四年所論兵事疏有抵忤權臣語遂為所仇擠以死又六年為正統十四年公所言事大驗今天子乃別白邪正誅滅權奸追贈公翰林學士加今謚遣官祭以少牢所以褒卹禮意光榮隆厚而公之名一日震耀天下嗚呼自古以來士鮮全節如公者天地間益不多見其明有以燭事幾於未然其忠欲以救事勢於將然其直

氣正言至於忤權奸死而不悔者蓋天與之以全節足為人臣之大防立萬世之人紀矣類若余輩之庸碌不足輕重者何足道哉又三年為景泰三年冬得公與張御史手書觀之追思平生三復慨嘆書此以志其後云是年十月望日

題歐陽文忠公墨跡後

楊士奇

右歐陽文忠公手書三道皆喪母時所作前後二書無所與者姓字當是徐無黨其第二書蓋與十四弟名渙者公之母夫人皇祐四年三月卒明年八月自穎歸葬吉水葬畢復至穎前後二書皆未發穎所作其云七月行者蓋前期之云也第三書則皇祐六年在穎所作公喪母踰年而

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

跋

三

始克葬觀所以盡衆人之意致其詳慎而後卒以禮自斷之前輩君子於大事不敢忽易如此哉

書歐陽臨淄傳後

歐陽日新先生西昌前輩巨擘也士奇生晚不及識獨記卅角時聞族姍長老道先生事為教其至今不忘者曰先生十餘歲從學陳海桑於清節書院凝然羣居中讀書作字心不外馳諸生以弄事百方挑之未嘗一顧暮歸挾書冊獨行道間步履徐徐貌如有所思者道傍觀者嘖嘖指以語其子弟曰若曷為不然哉稍長日以所業就吾家質望之平洲諸老先生天分絕出諸老皆樂為之傾寫每至未嘗以事廢講論率抵暮或夜盡二燭始送出康山長宗

武汲汲以成後學為事延先生家塾命諸子從之學而親與先生相講說劇切於是先生所造詣沛然矣一時儕輩有志於學者就先生執所業至正丙申江西行省以鄉舉選士吾州舉劉子高及先生楊氏諸老及康山長饒之快閣之上時劉先生聲名已勃勃出江右望之曰二賢皆得薦而日新當前列既別山長竊嘆曰惜哉日新所稟甚清然不若子高異時遠到也後所云皆中天兵初下江西吳去疾為吾州稱先生為第一流人首薦諸朝吾州之士仕天朝自先生始士奇十二三習為舉子程文先伯吏部公愛而教之數曰使汝得歐陽日新為師一第俯首取無難者自是日訪求先生之文而讀之蓋數歷兵亂不可得僅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

跋

三

得其所試中詩經義及序記書辭數篇其論議根據精彩發越反覆誦詠使人有手舞足蹈之意此士奇所為恨生晚不得從問道執業之末然是時抱生晚之恨者豈獨士奇也此傳載歷官行事頗詳輒附余所聞一二事於後庶幾小補之云

跋胡忠簡封事稿後

右吾郡宋胡忠簡公封事稿有周文忠公楊文節公題跋在後忠簡孫搢刻於融州真仙巖劉長吾得之以惠予者忠簡筆法出顏魯公蓋忠義之性有相契矣揭文安公謂此書本左司郎中豐城范濬舜文所為將奏之以示忠簡忠簡曰書奏即不免南遷子有老母不可以累母吾以奏

之遂有新州之命予近於內府檢志書見豐永志載范濬事云為戶部檢詳時欲與胡銓相繼論奏和議胡首抗章范實慙患之胡之逐又贐其行未嘗云此書范所為也豐永志作於宋南渡後當得實不知文安何自而云然也然文安云廬陵胡氏楊氏皆國之元氣故以所作楊氏忠節祠記附此帖之後

題跋宸翰錄後

費宏

安成王君磷築祠於家祀其始祖宋直閣瀘溪先生錄乾道中所得孝宗制命一通藏諸祠舍復集其從祖叅政諱芳蓀從父監察御史諱讓兵部主事諱高乃父寧陵令諱孟常宣德正統間所授誥勅通為一帙題之曰宸翰錄蓋

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

跋

三

瀘溪之王自先生始著而叅政以下實其嫡派此錄所由作也磷之子和游太學間示予求題予竊高先生之節概而喜其嗣世之盛不能無慨焉者按傳記先生登第在政和八年初授迪功郎調茶陵丞以上官不合去隱瀘溪作詩送胡忠簡公在紹興十二年秦檜憾忠簡不已附嗾諫官羅汝楫劾其飾非橫議自威武軍簽判再竄新州故詩有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之句流辰州在紹興十八年六月以邑人歐陽某告詩謗訕忤檜時年已七十矣又歷七年為紹興二十五年檜死始得自便除國子監簿在孝宗即位初尋以老求去主管台州崇道觀再召在乾道六年踰年至特授左宣教郎直敷文閣仍予祠祿

時年九十有二明年春遂卒觀制辭所謂少而力學長而有聞及考忠簡所廢二詩有萬卷不移顏氏樂一生無愧伯夷班萬牛回首須公起大厦將顛要力持之句則先生恬退之行剛直之操為世推重久矣乃以微言得罪擯棄遠州雖晚年見錄亦在散地不能究其所用固可為世道深慨也夫逆檜致位宰輔賢士正人竄逐殆盡瀕死猶進爵為王自一時視之人定似能勝天不知天之所以報善與惡久而後定身歿之日無以異於若敖氏之鬼矣如忠簡及先生之子孫愈久益昌入國朝胡文穆公為內相掌機務而王氏則大叅以下御史至憲副主事至方伯寧陵之外為副郎者一為州守者一為縣令者五為學職者二

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

跋

三五

褒勅之寵上暉映於日月冠冕之華下賁飾於桑梓何其盛哉今磷能創祠割產歲時盡追遠之誠而和承嚴訓駁駁光榮又將上繼前人緒是皆先生積善之餘慶也因拜手恭題宸翰之後後之觀者知慶澤所自其必以節概自勵而無怠云

書劉忠愍傳後

羅洪先

洪先讀先行人如壟手記公下獄在正統八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而變作二十三日家人始得聞之又二日乃敢發喪當是時親朋無相弔者踰月而歸此事固秘莫得其詳公家諱祭自二十一日後進三舉蓋亦疑之不知實二十一日也先行人手記日載晴雨諸細碎此事最大

且經目擊其必不謬且數往哭其家無所嫌畏土木甘心捐軀豈朝夕之故哉始鍾公復與公同館相厚善封事實欲與偕疏成為妻所窺泣勸乃止明日公如其家鍾他往妻大罵曰汝自幹事何得累及他人乎公驚走且嘆曰謀及妻孥耶遂獨舉未數日鍾病死妻亟悔之每號輒曰早知若是盍與劉侍講公同死耶其子同年尚稭習聞知比長疑以相問母告故同懷忿恨常欲伸父志比後諫易儲杖死入祀郡忠節祠與公且聯坐云

書胡忠簡公家書後

胡儼

右宋廬陵胡忠簡公澹菴先生手書一通在新州時寄其兄之書也公十一世孫今翰林侍讀光大出以示儼且屬

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

跋

三

題其後古人尺牘若魏晉諸賢寓情翰墨流芳金石者世多有之君子知愛之矣至於此書非徒愛之則必為之起敬者重公生平忠義也當宋南渡國勢微弱秦檜柄用以王倫使金主和議誤國有識者皆知其非然鮮有出口排之懼撻禍也間或論其非計明復讐之義者則亦未嘗指出檜等以鋤其根株公獨奮然抗疏不與檜等共戴天包羞含耻以求活危言讜論毅然於朝廷之上義聲直氣凜乎千百載之下至今讀之令人竦然蓋公於時知愛君父豈畏檜等知有國家豈計死生禍福也哉先正有云故廬陵若歐陽文忠公楊忠襄公胡忠簡公文丞相皆有宋國之元氣也自公之貶金人以千金購其疏得之大驚遂退

師由此而言公之於宋豈非元氣乎身雖連貶而國體存君父尊則公亦何惜於貶哉今去公之世三百餘年矣而此書尚存友愛之義骨肉之情藹然乎言意之表未嘗有一毫悲苦流落之態非樂天知命者不能也他人觀之且知所重况公之子孫乎宜乎光大之於此書拳拳不忘也光大以清才雅量居禁林觀其志行豈尋常涯分之可拘哉嘗與儼誦公新州及望海臺詩慷慨擊節飄然有凌雲之氣稱公之賢子孫也故併書之

書文山先生真蹟

鄒元標

是卷故刻吉水黌宮跋獨載蘇伯衡其真蹟宛然如新先是其子孫以貧鬻於他家予友文光氏捐俸歸之將以付

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

跋

三七

其子孫之賢者予竊謂神州皆先生故宇具鬚眉者皆先生後裔奚必規規後人世守之也宋之諸賢哆譚濶步使不得先生人將謂學誠迂譚矣史載先生吉水人卷中亦載吉水文紹節前廬陵士欲載吉水黌宮碑歸久而始定又歐六一亦吾邑人瀧江即今三狀元里後以沙溪割永豐予邑士每詳言之予告曰二先生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非一鄉一國所能獨私所以私淑二先生者自有在無藉是為名高文光然乎張東白先生讀卷曰似先生尚有餘憾予展卷曰天清日朗蓋世際昌明列聖重興先生奚其憾且先生崎嶇波濤中久眎死生興亡萬古猶旦暮也

國朝

書楊文貞公自撰墓志銘後

施閏章

史載文貞公傳詳矣今謁公祠獲見仁宣二帝宸翰及洪熙初所賜銀印其文曰楊貞一令子孫各無相忘又讀公自撰墓志銘不禁泫然流涕也夫人臣遭時遇主信任不貳每事咨詢病則賚藥物慰勞或降勅賜詩使命相屬比於骨肉朋友之誼尤為歡洽至於傳之金石以示子孫旁觀者且感泣况身受者乎及英宗幼冲踐祚太后委重是時王振之勢已張惟畏公稍斂戢公履霜知戒觀自志所云憂重畏深進退亡補蹈素餐而昧止足亦大惴惴矣然立朝四十年乞骸不可省墓家居僅四十日公既知風燭

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 跋

三

奄盡復何所求恩深責重死而後已或且以其子稷之累短其引退之晚豈嘗為公設身自處也哉迨公去不起閹振橫恣國事日非然後知公之身繫安危不小也太史公言留侯狀貌如婦人好女不類其行事文貞魁磊嶽立今觀其像豐厚少髭鬚温然長者蓋貌不盡人古今大致然矣癸卯七月朔閏章敬書

書拓本玉帶生銘後

朱彝尊

玉帶生宋文丞相硯名也石產自端州未為絕品其修扶寸廣半之厚又微殺焉帶腰玉而身衣紫丞相寶惜旁刻以銘書用小篆凡四十有四字歲甲申觀於商邱宋節使坐上因請以硬黃紙摹之不敢響榻也生之本末略見玉

笥生詩其銘詞亦附注於詩編按金華胡翰作謝翱傳稱天祥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翱匿民間流離久之間行抵勾越是信公軍敗後硯即歸翱可知其寓浦陽永康閱祐思諸陵登釣壇度必攜生偕往懷古之君子可以深長思矣

格齋四六跋

宋人駢語其初率仿楊億劉筠體無逸出四字六字者歐陽永叔厭薄之一變而尚真率蘇子瞻尤以流麗見長於是汪彥章擅此名家鎔鑄六經諸史以成對偶可謂升堂入室之選矣廬陵王子俊才臣為周子克楊廷秀賞識嘗引以代草牋奏書記其所撰三松集世罕流傳予抄得宋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

跋

三

本格齋四六計一百二首愛其由中而發漸近自然無組織之迹斯則彥章之亞也

書姚孝子傳後

邵守 王銘琮

昔趙清獻公汴累葉孝友宋人名其居為孝弟里至今過三衢者每慨慕流風徘徊不忍去蓋庸行若斯之重也人莫不有祖父亦莫不有子孫當其身為祖父未有不望子孫之孝者則夫身為子孫亦孰不當孝其祖父者然求如趙氏之孝友一傳再傳而不已罕有其倫焉蓋庸行又若斯之難也夫孝庸行耳及其至也迴天地走風雷泊水火盜賊虎虵鬼魅人所驚怪逃避者反為孝子用醴泉芝草白鳥赤兔人所珍異難覩者皆為孝子生孔子曰孝悌之

至通於神明夫是以重之夫是以難之也余來守吉州觀風十屬諸生於泰和得姚生灝既而郡試十屬童子又得灝弟頤二生英年苕秀文采穎發家甚貧因留頤官署讀書暇日詢其家世頤出其祖父兩傳余讀之始恍然曰是固孝子之孫與子也余為姚氏幸余更為二生勸矣且二生亦知天所以生汝兄弟者固甚重於生醴泉芝草白鳥赤兔也乎汝祖父世篤孝道避名務實崎嶇杌隉勞苦畢生或救父於水火就養無方既因貧而益力結廬相繼復事死以猶生方諸趙氏已無多讓天故不生醴泉芝草白鳥赤兔之屬而特生二生以報之也凡物之號為瑞者雖祥無補於用二生讀聖賢之書法聖賢之行定其志而克

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

跋

四

其量詎難為天下之祥國家之瑞哉繼自今二生益當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念文章必歸實用毋徒役役於詞華是即趙清獻禹臯稷契之志也念儒行端在冥修毋僅規規於外飾是即趙清獻焚香告天之志也異日出而用世對策如趙清獻政績如趙清獻忠正剛直不畏權貴如趙清獻我知天下人必曰是其克繇孝行早已如趙清獻也夫然而二生者始無愧父風無慚祖德矣頤深韙余言請即識於傳後遂書以付之祖諱舜情字一性邑人稱曰廬哭子傳為前邑令劉崇作載入泰和四祀志父名開芳字傳萬前邑令冉棠以其紹父之孝不願請旌因為生前作傳是亦司牧者之職也兩傳述孝行備細茲故不復贅云

跋歐陽文忠公滁州葺祠記後

沈德潛

歐陽文忠公遷滁有專祀歲久中廢公裔孫貫吏於滁力請當事得復其舊勒像於石公手植梅一枝捐貲葺以覆之請族兄渙為文記其事并請余書於冊昔唐薛元超轉中書舍人省中有盤石祖道衡嘗據以草制元超每見輒流涕而魏曹休祖為吳郡太守休後亦官其地見壁上祖父畫像便下榻泣涕昔人於祖父之一畫一石緬懷興感矧其先人之專祠乎在公之文章功業布於天下垂諸古今滁之區立祠固不足重輕而貫之篤念祖德其孝思則可紀也固書之以復其請

郭文毅公跋

周堦

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 跋

四十一

考郭文毅公遷右司諫時遇事敢言凡百餘奏如復銓法增諫員用經學取士等疏皆關朝廷大體今隻字不傳止傳其馭董必制一狀及論刑賞用人數語皆以杜大臣喜怒之私又如孫獻簡公於紹興初遷秘書郎疏陳八事皆切中時病其言裁減賜與及和買折帛之弊上皆可其奏尋辟右正言首論帝王心學經世之用又請罷邸戚營繕留朱熹經筵再疏劾潘景珪脇持臺諫之罪而景珪果罷及甲寅雷雪之變又條上四事知諫院陳騏嘆為人所不敢言蓋公初任言職纔七十日而章奏已二十餘上今亦一無存稿僅得之議山陵一書此豈有干造物之忌而故令缺軼耶誰謂析薪無與負荷徵文考獻有不禁咨嗟太

息者矣夫士人束髮受書得一箋一藝之靈瑩父師咸謂為佳器然而盈箱積案何所關乎經濟即至奇比揚雄麗媿司馬而劇美封禪之作害且中於世道人心固不若其委之一炬也吾泉人之盛於炎宋以有文毅獻簡諸公補牘露章後先風議可為後人廉立之資顧乃守缺空嗟補亡無自今之視昔猶後之視今則夫片語單詞芒寒色正其猶幸有存焉者為三復而什襲珍之辛卯春日跋

說

宋

勉耘堂說

為彭奇宗作

文天祥

百聖在天六經行世譬之五穀皆美種也錢鏐必痔荼蓼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

說

聖

必難既堅既好實穎實栗不然略閩蜀之蹲鴟拾燕趙之棗栗而吾未嘗不飽嗚呼此豈樂饑常法哉某之為學也知所以種而以勉耘顏其堂其必自五穀始是薦是藜必有豐年某勉之

龍泉縣上宏修橋說

修橋闢路佛家以為因果世之求福田利益者所以樂為之趨而佛家者流所以積心竭力勤苦奉承而不之厭也予過泉江道上宏聞有郭公者主石橋之役蓋毀家以成之而僧曇發則朝夕為之督其事頗難其力不倦其心蓋可取焉邀予為之疏惟予不得以與斯舉也郭老矣迫於其請則念儒書中是亦為溱洧濟人之事雖其事之偏而

視夫拔一毛不以利人而但腴人以肥己者為有間矣郭公之所為若此是邦之人若士觀感動悟其能以自己於心乎夫善者性之所自然為善者人之所同欲因俾郭公專美是邦可也而豈必曰福田利益之故哉因書以畀曩發使持示是邦之可語者

明

南園灌隱說

劉崧

州城之西土平衍而廣袤少石而多水其南為龍洲瀕大江東為中洲瀕魚埧北為龍灣之源瀕文溪其去溪與埧若江稍遠者則尋丈之中有坎井焉所以時旱溢節盈縮而資灌注者也故其地為洲洲土宜圃而圃於是者咸鮮

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 說

聖

澤甘膴不匱有以哉於是友人王君子啟居其上再世矣一旦閉門謝卻斲耕於壟上若將去而遂隱者劉子聞而往即之過南園入町疇間見蔬藝豐縟溝畫交布流泉活活行其間子啟方頎然衣短褐冒風日與畦夫野老抱挈餅瓮奔趨後先子因迎勞之曰甚矣子之憊矣得無有其說乎不然何屑屑不憚煩若是邪子啟厲其色而謂予曰子何言也凡人具手足耳目以生者亦豈能以常逸哉逸莫逸於饜富貴之人而不知其不逸者大矣昔吾有斯園也嘗棄而違之以遠遊於千百里之外徒操寸管持虛言以坐食當世吾之圃始日荒而不可為矣今幸獲返於斯以從事初志又安敢憚煩邪吾始仰成於天而雨露之降

不能必其時至故一責勞於己而有事於灌焉而灌之道
知者或寡矣方盛夏不雨土石焦灼地氣不升鮮者以萎
彼小之為坎井大之為溪若埧又大之為江流其浩浩汨
汨源源混混可挹而挈者吾咸得而有之而無不足者故
吾四體雖未嘗有一時之休而吾之圃恆未嘗有一時之
病且吾之治畦也不驚於廣地故水之注也恆易克不棄
於蕪穢故物之生者恆易蕃又時決壅蔽以導其生意節
淺深以敷其流澤少之則燥過之則澌雞犬牛羊之放牧
卉木叢薄之蔽虧凡所以病吾畦者皆無有也又何憊焉
劉子謝之曰異哉子之為也不俯仰於桔槔之勞不坐食
於連筒之逸其學灌也如學道其治圃也如治生推子之
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

說

四

言克子之志以施於天下可也又安在其為隱乎今而後
子雖欲隱人將不能為子隱矣於是子欣然抱瓮而起
起而歌曰汲江水之瀏瀏兮灌吾畦之幽幽彼驕肆以安
佚兮曾不知富貴之為憂苟時乎其弗與兮又孰知余志
之所求

錢佛說

吾州普覺寺有十八尊者其塑像極麗偉顧盼俯仰奕奕
有生氣其始塑年月人無有知者或云將二百餘年矣癸
卯三月東南亂兵聚泰和有持刀行殿上戲擊折尊者一
臂臂墮地破碎獲古錢數文訝焉乃更擊之糜其軀得錢
數百千十八尊無有完者有三世佛居中尤高大并擊之

大獲銅錢而去獨他佛以無錢得完問之寺僧云當合泥控搏時有好事求福利者爭施錢投泥中因以綴其身自頂及踵無有無者若曰多寶佛云爾嗟乎世以厚藏致禍者何以異此使佛生存猶將無所利於錢施况木土偶乎利之所在雖木土偶猶不免於禍而况於人乎利之足以累其軀者如此可不畏哉

惜陰會說

王守仁

同志之在安成者間月為會五日謂之惜陰其志篤矣然五日之外孰非惜陰時乎羣離而索居志不能無少懈故五日之會所以相稽切焉爾天道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一息之或停良知即天道謂之一則猶

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 說

四十五

二之矣知良知之運無一息之或停者則知惜陰矣知惜陰者則知致其良知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其所以學如不及至於發憤而忘食也堯舜兢兢業業成湯日新又新文王純亦不已周公坐以待旦惜陰之功寧獨大禹為然子思子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或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利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然則小人亦可謂之惜陰乎

惜陰申約

鄒守益

吾邑惜陰之會始於丙戌復古之創始於丙申凡我同會或五六年或七八年或逾十年或逾二十年或三十年矣三十年則為一世矣十年則天道一變矣邇者緒山龍谿

二君自浙中臨復古大聚青原攷德問業將稽師門傳習之緒而精進者寡因循者衆是忽實修而崇虛談也意者相規相勉之方未有至與喜怒屢遷而自以為任真言動多苟而自以為無傷子臣弟友宗族鄉黨多少不盡分處而自以為無敗虧知者不肯言言者不肯盡而聞者亦不肯受不幾於相率而為善柔乎循是以往坐枉此生上以貽玷師傳下以疑誤後學試觀預會諸友日亡月逝雖欲改過自新後悔何及中夜思之猛自怨艾圖與同盟共保歲寒自今以往共決除舊布新之策人置一簿用以自考家立一會與家考之鄉立一會與鄉考之凡鄉會之日設一先師位於堂焚香而拜以次列坐相與虛心稽切居處

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

說

四

果能恭否執事果能敬否與人果能忠否盡此者為德業悖此者為過失德業則直書於策以示勸過失則婉書於策以示戒其入會者親書姓名及字及生辰下注願如約三字其不願者勿強其續願入者勿限時嘉靖己酉正月人日

銘

宋

跨牛菴銘

黃庭堅

吉州泰和縣普覺禪院其東北皆修竹長老楚金開息軒於竹間余作縣時嘗謂金為我結草菴於竹北金方經營經藏未暇也他日菴成予已去金知予隨食於四方不能

有是菴也則自名曰跨牛而乞予銘金蓋學牧牛於鄧峰
永永學牧牛於黃蘗南南無牛來者穿鼻焉永牧牛者也
然其牧不勤其牛不煩金之牛純白矣跨而不敢下恐其
蹊人之田余之與佛者遊觀蹊田之牛其角濺濺如金之
能自牧者蓋寡矣故作銘

惟水牯牛頭角堂堂以作意力徧行道場舉頭看月終不
觀銘浮鼻渡河蹴蹋源底三界為田衆生為稻由我深耕
世無寸草我跨此牛無繩無鞭要下即下馬後驢前

寶珠寺鐘銘

有序

王庭珪

寶珠寺距安成之北四十里寺僧慧海當干戈之際誘
檀越鑄巨鐘張皇佛事以鼓舞山中之民瀘溪真逸為

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

銘

四七

之銘曰

蠢然冥頑孰與覺空中雷電忽磅礴大音希聲本無作回
祿奮怒飛廉惡一鼓成鐘神所託劍蟠蛟螭怒牙角六種
震動天雨雹鑄此銘詩呵不若

明

何侯廟鐘銘

陳謨

侯自元朝至元丙子內附之初來監治西昌實能父母其
民保障其土故能廟食於茲百歲益虔盼饗感通震於遠
邇禮云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唯侯有焉先是廟有鐘鼓
嚴祀朝夕洪武之初鐘毀不存十七年衆善集力興是範
圍鳧氏告功非銘不永銘曰

唯侯之民功亦既銘於鼎鐘唯侯之廟貌非鐘不振耀鏗
錡鏜鞀金聲烈烈匪惟侯威乃彰厥德既鼓於宮亦聞於
野侯之出入有肅其駕彼蒲牢之吼徒驚於海隅曷若此
音輯定我民居侯有甘棠蔽芾於西昌我銘此鐘千載不
忘

李氏慈和堂齋銘

并序

周忱

慈和堂者吉水李氏兄弟養親之堂也李氏之彥曰遵
愿曰遵懸曰遵遡皆與余遊余嘗愛其兄弟間內無私
帑外無間言且皆恂恂雅飭好學不倦以是知其母氏
之賢蓋遵愿兄弟方童稚時其尊君已去人間世所以
教養訓飭俾至於成立者皆其母王孺人之力今孺人

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

銘

四

高年鶴髮康強無恙而諸子玉立怡怡然奉甘旨於一
堂之上慈和之氣象於是可想見遂喜而為之銘曰
古之賢母擇鄰居之亦有兄弟伯壻仲篚匪伊母慈弗克
誨子子之友恭母慈攸致瞻彼李氏有堂言言母氏聖善
兄弟怡然昔之教矣詩書道義今之懷矣連枝同氣睨彼
末俗豆箕興歌我則不然和樂實多戒彼漓風箕箒評語
我則不然和樂且孺慈和之慶萃於一堂上天錫佑富貴
康疆

神石銘

李克真

昔在景炎垂亡信國文公開督府汀州提兵恢復至吉之
空坑奔北山徑幽隘追兵幾及忽大石下墮路阻追兵比

得路而公已去夫石頑然無知覺運動也今而能拯忠臣於危迫孰為之抑孰使之君子曰天也向非茲石則公死緊幽阻誰則知之厥後公從容就義烈烈死於燕市石之力也惟石神哉銘曰

空坑之原厥石齧齧幾千萬年峙於幽阻嗟嗟信國兵敗以馳追騎斯及形迫勢危砒然而墜塞其要扼昔也坦途介然阻隔敵師孔武竟莫能踰脫其危迫靡有艱虞維石之神維石之功維天所使以完其忠雍容柴市義盡仁至萬年綱常由茲弗墜嗚呼神石天地悠久繫公之忠同茲不朽我作銘詩以開來哲烈哉信公神哉茲石

贊

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

銘

四九

宋

歐陽文忠公像讚

李端叔

霜空無雲秋天澄霧昭然政通何勞鐘簷儼然望之希世一遇萬邦方春逢坡益注

晁悅之

惟我昭陵公乃得升天下無朋國有魏公公乃得容不朋以忠風波既散高山獨見小人是嘆昔賢在是寧論厥似聞其百世

王十朋

賢哉文忠直道大節知進知退既明且哲陸贄議論韓愈文章李杜歌詩公無不長當世大儒邦家之光

歐陽元

文在兩間與世推移道之將興文必先知八代萎靡韓歐
繼作讀者瞻之實啟濂洛五季鉅筆素王微權本論拳拳
慶歷七篇人心既正士習斯淳黃河泰華我公其人

按歐陽公小像李晁二公所題刻石滁州而通志則
有王十朋一作本集又有歐陽元一篇皆名流大筆
依類登入不拘年代自東坡贊謝道士下仍順世次

清都謝道士真贊

蘇軾

謝道士生丙子真一存長不死欲識清都面目一江春水
東流滔滔直入滄海大至蓬萊頂頭

文谿曾氏五君圖贊

并序

徐鹿卿

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贊

五

西昌曾蕭温夫嘉祐進士山谷宰邑以清高處士目之
有子四人長長吉三舉與大觀三年特奏名闈室以居
繪古逸士十人於壁而徜徉其間號十一居士次移忠
熙寧中兩中第仕止彭澤令號屠龍君嘗著禾譜東坡
所為作秧馬歌者次舜和元符二年進士仕止清川丞
號青城山人次南夫第元和三年乙科仕至湖南常平
使者號秀溪居士是為文溪曾氏五君子其曾孫待舉
繪為圖求贊贊曰

超然一翁四子儀之孝友之風見於鬚眉窮不失義達不
離道問胡為然從吾所好落落難合皓皓易汙歲晚松檜
獨不我疎父子一家槩獲千古勗哉雲初祖乃厥祖

巽齋先生像贊

文天祥

歐陽巽齋望宗六一辛丑掇科親老謝職色難愉惋思報親恩學通經史有本有根司戶虔州化被蠻貊別駕建昌益樹名節轉官秘著不為苟諛說書崇政講貫唐虞都官刑曹讞獄詳備考文成均濟濟多士疏抗龍顏宜絕嗜好欲心一萌良心隨耗天子嘉納年高與祠橫經論道一世宗師及門之徒不將即相河汾王通雲龍下上名齋以巽殊非過情六一之學實傳先生

蕭斯和像贊

劉崧

冠服存一代之制容貌昭古人之風言厲而氣溫志卓而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贊

五

行通蔚中林之橋梓儼雲表之孤峰巖然蘭陵之碩士熙然桃源之仙翁其神采之託繪事者既永存而不渝矣其世澤之傳諸後者猶將遠而益隆耶

鄒侍講像贊

楊士奇

其稟之剛其行之良所存也公而恕所履也直而方學之博必宗於聖賢文之富必傳諸經義秋水淡雲泊乎素心寒巖古栢凜乎義氣孔子所云直道而行孟子所稱樂善不倦展君子兮邦之彥也

東里先生像贊

王直

肅肅揚公盛德在躬祇事三聖不易其忠文為國華鋪張揚厲克闡大猷以輔於治朝夕左右是曰蓋臣雍容廟堂

正笏垂紳其行有常其言有則象人是瞻學者是式豈弟君子邦家之光天子萬年永篤其慶

羅整菴畫像贊

羅洪先

儒者矩矱以理為宗孰是訓式言能行從公嘗自言四十始覺彼此一心聖賢可學既辨畛域益謹行藏小物克勤舊章不忘文必布粟儀則圭璋位進身退志謙譽光司馬洛陽當宁眷顧衛武淇澳先民寐寤名辭黨碑知先誌墓有寵無驚不疑何懼昔拜公堂聽厲即溫今睹公貌意遠思存豈曰困知欲明正的褒古貶今毫分縷析公貌在目公言在書肅穆公神對越儼如身有準繩皆可不朽小子且興矧嗣公後

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

贊

五

